

半年的時間不長，當樹葉由綠轉黃、枯枝佇立在雪白大地之中，還來不及欣賞春天的清華園，就匆匆結束了我的交換生涯。

如同所有離開舒適圈的人們一樣，剛到北京的時候，除了一些生活上的不習慣以外，我總是看見許多的「不同」，比如校園裡美麗而豐富的建設，人滿為患的圖書館與食堂，許多的「他們」與「我們」在心中上上下下。與大陸朋友的對話常常以詢問作為開場，但談話間說得最多的卻是自己，「大陸怎麼樣」、「台灣又是怎樣」，兩地區之間的比較是很直覺且難以避免的，甚至有時候為了狠狠記住每一個新奇的感受，更是睜大了眼用盡心思去在意每一寸差異，深怕遺漏了些什麼特殊的體驗。出發前，我告訴自己去北京經驗一些不同於台灣其他城市的特別。

很快地，度過幾週之後，我已經可以說出一些歸納，像是北京的生活節奏比較快些，人們步伐邁得很快，不習慣等待紅綠燈變換、急忙地看準就過，急著在畢業前找到工作，一畢業就與交往對象結婚；從日常生活至人生階段，無一不是飛快的前進、奔跑，深怕一不留神就被後來的人踩踏了，人人都有方向並且篤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麼。或許是這樣快狠準的行為模式，校園裡的大陸同學多半也給我性格直接的印象，從追求、告白乃至正式交往期間，毫不掩飾地在各處角落真情流露，或者言談對話間單刀直入的發言等。然而有趣的是，這樣在乎未來發展、表達直接的人們在面對現況中的各種無可奈何時候，他們常常是聳聳肩，接受。

懷抱著這些歸納，我以為我已經看見了，卻在與許多大陸同學或者在陸學習的台灣友人對話後，我逐漸發現我只是看見我想看見的，我帶著「我的以為」去看，從這樣的眼鏡看出去，於是我看見了我願意看到的：爭先恐後上下車的乘客、隨地吐痰丟垃圾的路人，或者對於自己國內各式黑心產品的不安等。猜想是因為兩岸之間有著太多糾葛，早在出發之前便聽見了各式各樣的告誡，以及自己模糊不清的國家認同感。一直到了某一天，我才忽然感覺：或許面對北京這個城市，我一直像個大近視、看不清楚，更像那五個摸象的瞎子，我以為自己看見了，其實那僅僅只是一個部分。

經歷了那些想法的轉折，我開始學習拋開地區層次的概念比較，將每一位在大陸認識的朋友個別化，將每位大陸同學的行為與價值觀視為是單一獨立個體，盡可能撕掉所有的團體標籤：大陸人、某某省或者清華學生等，我感覺自己與大陸友人的距離更為親近，雖然無法擁抱北京，但至少真心擁抱了每一位善意的朋友。

五個多月的時間，或許沒有完成所有出發前對自己的期待，但結交了一群難忘的好朋友，這是我在北京的收穫。